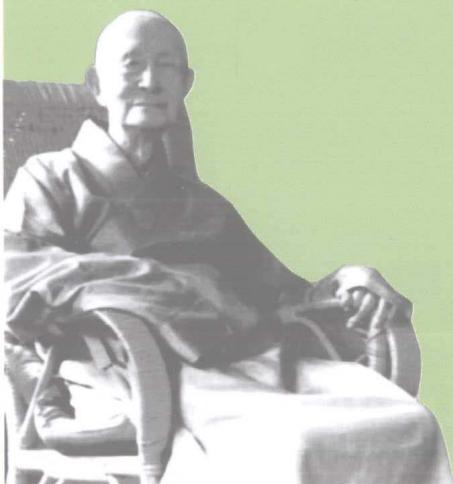


印度之佛教

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

能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歟！

印順



釋印順 著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系列

中華書局

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

印度之佛教

釋印順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之佛教/释印顺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4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7850 - 3

I . 印… II . 释… III . 佛教史 - 研究 - 印度
IV . B949. 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974 号

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

书 名 印度之佛教
著 者 释印顺
丛 书 名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责任编辑 陈 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字数 172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850 - 3
定 价 20.00 元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出版说明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经台湾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我局于2009年出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23卷),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受到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应读者要求,我局今推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将印顺法师的佛学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逐一出版,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为方便学界引用,《全集》和“系列”所收各书页码完全一致。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编辑出版以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的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的印顺法师著作为底本,改繁体竖

排为简体横排。以下就编辑原则、修订内容,以及与正闻版的区别等问题,略作说明。

编辑原则

编辑工作以尊重原著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以符合大陆的出版规范。

修订内容

由于原作是历年陆续出版的,各书编辑体例、编辑规范不一。我们对此作了适度统一,并订正了原版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原书讹误的订正:

正闻版的一些疏漏之处,如引文、纪年换算、人名、书名等,本版经仔细核查后予以改正。

2. 标点符号的订正:

正闻版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合大陆出版规范处甚多,本版作了较大幅度的订正。特别是正闻版对于各书中出现的经名、品名、书名、篇名,或以书名号标注,或以引号标注,或未加标注;本版则对书中出现的经名(有些分册包括品名)、书名、篇名均以书名号标示,以方便读者。

3. 梵巴文词汇的删削订正:

正闻版各册(特别是专书部分)大都在人名、地名、名相术语后一再重复标出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不合同类学术著作惯例,且影响流畅阅读。本版对梵巴文标注作了适度删削,同时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等工具书,订正了原版的某些拼写错误。

4. 原书注释中参见作者其他相关著作之处颇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核对,本版各书所有互相参见之处,均分别标出正闻版和本版两种页码。

5. 原书中有极少数文字不符合大陆通行的表述方式,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在不改变文义的前提下,略作删改。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对汉语佛学研究有极为深广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我们希望“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佛教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

自序

——编述之缘起、方针与目的

佛教之末流，病莫急于“好大喜功”。好大则不切实际，偏激者夸诞，拟想者附会，美之曰“无往而不圆融”。喜功则不择手段，淫猥也可，卑劣也可，美之曰“无事而非方便”。圆融方便，昔尝深信不疑，且以此为佛教独得之秘也。七七军兴，避难来巴之缙云山。间与师友谈，辄深感于中国佛教之信者众，而卒无以纾国族之急，圣教之危，吾人殆有所未尽乎！乃稍稍反而责诸己。

民国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来山，自述其学佛中止之机曰“此时、此地、此人”。吾闻而思之，深觉不特梁氏之为然，宋明理学之出佛归儒，亦未尝不缘此一念也。佛教之遍十方界，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后之辨，任重致远之行，而竟为“三生取办”、“一生圆证”、“即身成佛”之谈，事大而急功，无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吾心疑甚，殊不安。时治唯识学，探其源于《阿含经》，读得“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句，有所入。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详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

释尊之本教，初不与末流之圆融者同，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为之喜极而泪。

二十九年，游黔之筑垣，张力群氏时相过从。时太虚大师访问海南佛教国，以评王公度之“印度信佛而亡”，主“印度以不信佛而亡”，与海南之同情王氏者辩。张氏闻之，举以相商曰：“为印度信佛而亡之说者，昧于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固不可。然谓印度以不信佛而亡，疑亦有所未尽。夫印度佛教之流行，历千六百年，时不为不久；遍及五印，信者不为不众，而末流所趋，何以日见衰竭？其或印度佛教之兴，有其可兴之道；佛教之衰灭，末流伪杂有以致之乎？”余不知所以应，姑答以“容考之”。释慧松归自海南，道出筑垣，与之作三日谈。慧师于“无往不圆融”、“无事非方便”，攻难甚苦。盖病其流风之杂滥，梵佛一体而失佛教之真也。

自尔以来，为学之方针日定，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于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愿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

治印度佛教不易，取材于遡译之经论，古德之传记，支离破碎甚，苦无严明条贯之体系足资依循。察印度佛教之流变，自其事理之特征，约为五阶而束之为三时。三时之证有四：

一、经典之暗示：声闻藏不判教。性空大乘经判小、大二教，以空为究竟说。真常与唯心之大乘经判三教：初则详无常、实有之声闻行；次则说性空、幻有之菩萨行；后则说真常、妙有（不空）之如来行，以空为不了义。昔以一切经为佛说，则三者为如

来说教之次第；今以历史印证之，则印度佛教发展之遗痕也。

二、察学者之从违：凡信声闻藏者，或有不信大乘经为佛说；信大乘经者，必信声闻藏。信声闻及大乘性空经者，多有拒斥“真常论”与“唯心论”；信“真常唯心论”者，必以空为佛说。此以后承于前故必信；前者不详后，见后说之有异于前，故或破之。

三、符古德之判教：印华古德之约理以判教者，并与此三期之次第合。尝为《三期佛教与判教》一文，揭之于《海潮音》（见二十二卷十二期）。

四、合传译之次第：“经”则自汉迄东晋之末，以《般若》、《法华》（以《法华》为真常论，隋智者牵合于《涅槃》而后盛说之。前此之宋慧观、梁法云辈，不闻此说）、《十地》、《净名》、《首楞严三昧经》等为盛，并性空之经也。东晋末，觉贤译《如来藏经》；北凉昙无谶译《涅槃》、《金光明》、《大集》；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深密》、《法鼓》、《胜鬘经》，真常与唯心之经，东来乃日多。以言“论”，西晋竺法护创译龙树之性空论。北魏、宋、齐、梁间乃有弥勒、无著、坚慧等真常与唯心论。传说之《大乘起信论》，则谓出于陈真谛之译。

印度之佛教，初则无常论盛行，中则性空论，后乃有真常论盛行，参证史迹有如此，不可以意为出入也。印度佛教之仅存者，多断片，支离破碎甚，吾人实无如之何。欲为印度佛教史之叙述，惟有积此支离破碎之片断，以进窥错综复杂之流变。离此，实无适当之途径可循。

印度佛教发展之全貌，时贤虽或有异说，而实大体从同。即此以探其宗本，自流变以批判其臧否，则以佛教者行解之庞杂，

势必纷呶不已。海南佛教者，以声闻行为究竟；藏卫来者，以“无上瑜伽”为特高。中国佛教之传统学者，以“真常论”为根基（“三论”、“天台”融真常于性空，“唯识”则隐常于真常。“贤”、“禅”、“密”为彻底之真常者。“净”则随学者所学而出入之）。兹不暇辩诘，请直述研求之所见：“佛教乃内本释尊之特见，外洽印度文明以创立者。”故流变之印度佛教，有反释尊之特见者，辟之可也。非适应无以生存，其因地、因时、因人而间不同者，事之不可免，且毋宁视为当然。以是，海南佛教者忽视佛教正常之开显，方便之适应，指责一切大乘道，非佛意也。然“方便”云云，或为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素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滥之。

释尊之特见，标“缘起无我说”，反吠陀之常我论而兴。后期之佛教，日倾向于“真常、唯心”，与常我论合流。直就其理论观之，虽融三明之哲理，未见其大失；即绳墨之，亦见理未彻，姑为汲引婆罗门（印度教）而谈，不得解脱而已。若即理论之圆融方便而见之于事行，则印度“真常论”者之末流，融神秘、欲乐而成邪正杂滥之梵佛一体。在中国者，末流为三教同源论，冥鑑祀祖，扶鸾降神等，无不掺杂于其间。“真常唯心论”，即佛教之梵化，设以此为究竟，正不知以何为释尊之特见也！

印度之佛教，自以释尊之本教为淳朴、深简、平实。然适应时代之声闻行，无以应世求，应学释尊本行之菩萨道。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即缘起无我之深化），虽已启梵化之机，而意象多允当。龙树集其成，其说菩萨也：1. 三乘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其精神为“忘己为人”。2. 抑他力为卑怯，“自力不由他”，

其精神为“尽其在我”。3. 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菩萨之真精神可学，略可于此见之。龙树有革新僧团之志，事未成而可师。能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

中国佛教为“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而东，又日有泛滥之势。乃综合所知，编《印度之佛教》为诸生讲之。僻处空山，参考苦少，直探于译典者多；于时贤之作，惟内院出版之数种，商务本之《佛教史略》、《印度哲学宗教史》而已。不复一一注出，非掠美也。书成，演培、妙钦、文慧等诸学友劝以刊行，且罄其仅有之一切为刊费，心不忍却，允之。得周君贯仁、蒙君仁慈为任校印之责。学友之热忱可感有如此，令人忘其庸病矣！

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三日，印顺自序于合江法王学院。

目 录

自 序………001

第一章 印度佛教流变概观………001

第二章 释尊略传………009

 第一节 出家前之释尊………009

 第二节 出家………011

 第三节 成正觉………014

 第四节 转法轮………017

 第五节 入涅槃………023

第三章 佛理要略………025

 第一节 世间………025

 第二节 世间之净化………027

 第三节 世间之解脱………031

第四章 圣典之结集………037

 第一节 王舍城之第一结集………037

第二节 毗舍离之第二结集	041
第三节 传说中之第三结集	044
第四节 法毗奈耶之初型	044
第五章 阿恕迦王与佛教	055
第一节 法阿育与黑阿育	055
第二节 阿恕迦王之政教	058
第三节 阿恕迦王时代之佛教	060
第六章 学派之分裂	067
第一节 二部、三系、四派	067
第二节 大众系末派之分裂	072
第三节 上座系末派之分裂	076
第四节 五部、十八部	082
第七章 阿毗达磨之发达	085
第一节 优波提舍、摩呬理迦与阿毗达磨	085
第二节 阿毗达磨之流派及发展	087
第三节 阿毗达磨之组织	093
第八章 学派思想泛论	099
第一节 思想分化之原因	099
第二节 圣德观	101
第三节 无我无常之世间	104

第四节 无我涅槃之出世……… 110

第九章 中印之法难……… 113

第一节 教难之概况及其由来……… 113

第二节 教难引起之后果……… 116

第十章 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119

第一节 王朝之变迁……… 119

第二节 西北印佛教之隆盛……… 120

第三节 佛化雕刻之发达……… 123

第十一章 大乘佛教导源……… 127

第一节 思想之根柢、启发与完成……… 127

第二节 大乘藏结集流布之谜……… 129

第三节 菩萨之伟大……… 134

第四节 大乘初兴……… 136

第十二章 性空大乘之传弘……… 141

第一节 龙树师资事略……… 141

第二节 性空论之前瞻……… 144

第三节 性空唯名论述要……… 149

第十三章 箍多王朝之佛教……… 155

第一节 王朝之盛衰与佛教……… 155

第二节 小乘学之余辉……… 158

第三节 因明之大成……… 163

第十四章 虚妄唯识论……… 167

第一节 无著师资事略……… 167

第二节 瑜伽师与禅者……… 170

第三节 唯心论成立之经过……… 172

第四节 虚妄唯识论述要……… 176

第五节 真常、一乘与唯心……… 184

第十五章 真常唯心论……… 187

第一节 思想之渊源及成立……… 187

第二节 真常唯心论述要……… 191

第三节 辨伪与释疑……… 196

第十六章 教难之严重……… 199

第一节 教难之严重……… 199

第二节 空有之争……… 201

第三节 性空者之复兴与分流……… 204

第四节 虚妄唯识者之分流……… 207

第五节 真常者之融合……… 211

第十七章 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 213

第一节 秘密思想之滥觞……… 213

第二节 秘密教之传布………	216
第三节 秘密教之特色………	223
第四节 印度佛教之衰亡………	226
第十八章 印度佛教之回顾………	229
附录 印度佛教大事年表………	233
重版后记………	241



第一章 印度佛教流变概观

佛教创始于印度释迦牟尼佛，乃释尊本其独特之深见，应人类之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树立者。其在印度，凡流行千六百年而斩。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离合错综极其变。法海汪洋，入之者辄莫知方隅焉。试聚世界佛徒于一堂，叩其所学，察其所行，则将见彼此之不同，远出吾人意料外。此虽以适应异族文化而有所变，然其根本之差别，实以承受印度之佛教者异也。以是欲知佛教之本质及其流变，应于印度佛教中求之。

佛教乃内本释尊之特见，外治印度文明而创立者，与印度固有之文明，关涉颇深。故欲为印度佛教流变之鸟瞰，应一审佛教以前印度文明之梗概。

印度文明之开发者，为印欧族之雅利安人（白种之一支）。

一、初自西北移入印度，于佛元前十二世纪至六世纪顷^①，以五河地方为中心，逐先住之达罗毗荼族（棕种之一支）等于南方而

^① 本书所说“佛元”（佛教以佛灭计年），乃依中国旧传，阿育王即位于佛灭百六十年说。阿育王即位，有确切之年代可依（学者间犹有二、三年之出入），今依之推定：佛灭于西元前三八九年。此说乃北方说一切有部等所共传；别有上座部所传，阿育王即位于佛灭百六十年说；赤铜牒部所传，阿育王即位于佛灭二百十八年说。